

对付高温天气的最好方法，就是开空调。空调是把双刃剑，给了人们凉爽，也会伤人身体。这不，吹空调睡觉冻感冒了，流鼻涕、打喷嚏，嗓子眼疼。

晚上睡觉前，我乖乖地把空调关掉，还未等进入深度睡眠，空调冷气便消失殆尽，水深火热中，想起一篇报道说地球会逐渐变暖，不由得愈加烦躁起来。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悄悄起床，来到阳台前。

窗户大开，没感觉到一丝凉

桃。桃子不易存放，所以每到傍晚，小媳妇不错过任何一个路过超市门口的人，一张小嘴特别甜：大叔、大哥、大姨、大姐，捎点桃子吃吧，俺爸种的，尝尝可甜了。话刚落，一个桃子塞进你手里，买吧，反正也得吃，况且又在家门口。你一兜，他一袋，几筐桃子便跟随主人各回各家了。

小伙也挺活泼，我去超市买点芸豆，他就问你：“开面卤吗？”我说。他就指着旁边正吐着海水的蛤蚧说，芸豆开面卤放点蛤可鲜了，绝配啊！被他这么一说，还真勾起了食欲：好，来一斤吧。双方

慕他们如此悠闲过日子。想想自己，天天忙得团团转，几乎没有一天这样的清闲时光来消遣。可人家吃的、穿的也不一定比谁差吧？翻来覆去地想，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太阳每天照样升起，清闲的依然清闲，忙碌的依然忙碌。

有一位黑瘦的老农大叔，隔三岔五开着三轮车来绿景商店门前卖他的农副产品。老大叔的嫩苞米吃起来甜甜糯糯，一股天然地道的苞米香，在我们小区卖火了。我每天下午回家的时候已经所剩无几，旁边剥下来的苞米皮就有一大堆。我一边挑着苞米，一边小气地说：“大的都被人挑走了，只剩小头脑袋的了，多给几穗？”每次大叔都爽快地说行，多装个三五穗不在话下。初夏时，我在大叔这里买过本地大蒜，蒜头圆润饱满，一头蒜里有四个蒜瓣或六个蒜瓣，绝不会出差错，很神奇吧？不像那些外地大蒜，一掰开，里面一窝小崽儿。

每天下班回家，就会看到绿景商店门口旁边，一位年轻小媳妇在那里摆摊卖小点心。小媳妇还带着个五六岁的胖男孩。小媳妇个头高挑，皮肤黝黑，可能与她天天在外面风吹日晒有关。她做的那些榴莲酥、绿豆糕、椰蓉面包啊，模样俊俏，一看就好吃的样子。可我没消费过，因为小区外面的小市上有好几家品牌烘焙店。今年夏天，我竟然和这个小媳妇发生过一次不愉快。开春时，我看小区绿化带的草坪有一处“秃顶了”，于是就栽了几十棵太阳花。太阳花是多层的品种，小花开起来像一个个蝴蝶似的，散落在草坪间，煞是好看。有一天下班，我照例先过去看看花，发现花中间居然有堆脏东西，成群的苍蝇“嗡嗡”地高度兴奋，上蹿下跳。是哪个缺德的，在这么漂亮的花海里出恭，我恨得牙根痒痒。打开小棚储藏室，找出小铲子，把一坨脏东西铲到绿化带深埋。自此后，我在厨房做饭，眼睛就在窗外巡逻。有一天，还真让我给抓了个现行，那个小媳妇带着她的胖儿子来到花丛，正要脱裤子，我猛地拉开窗子，一颗脑袋探出窗外，大声喊道：“快走快走，这么漂亮的花，你好意思吗？”小媳妇抬头看了看二楼窗口恼怒的我，悻悻地领着儿子走了。太阳花得救了，每天都在灿烂地盛开。

一个身材佝偻的人，在昏暗的路灯下有点辨不清男女。那人在扒拉垃圾箱，一边捡一边往外丢，旁边地上已经有一堆了。每捡到一个塑料瓶，就用脚使劲踩扁，“咔嚓”的响声在深夜格外刺耳。大半夜的不睡觉，出来捡废品，是生活所迫还是热得睡不着？不过，半夜捡废品也是上策，风凉，不用忍受日晒之苦。

夜色茫茫，没有纷繁的喧嚣，只有静谧的淡然。周围楼上灯光仅剩几盏，忽有一位骑电动车的人，头盔上镶嵌着一个贼亮的照明灯，疾驰而过。刚刚在绿化带里蹿来蹿去的几只流浪猫也不见了踪影。一溜儿高大的银杏树安静地伫立夜空，树冠纹丝不动。小区里见缝插针停满了车辆。记得前些年我家刚买车的时候，小区里车还不多，很宽敞，想停哪里就停在哪里。

时针已经指到1点48分。我站在寂静的深夜，窥见了小区安静的一面，还原出一幅清晰又生动的世间百态。

黎明在即，新的一天即将来临，一幅热气腾腾、元气满满、充满市井气息的画卷即将徐徐展开。

诗歌港

梦中梦

林基强

无意间撞入了你的梦
你的梦里汹涌着
穿越亘古的深情
瓦蓝的天幕上
闪烁着数不清的繁星
那繁星，犹若牛郎高擎的灯
在没有织女的日子里
总想幻化成横跨银河的彩虹

你的梦境那么纯净
那里的山很绿，水很清
涓涓的溪水里，有洄游的群鱼
和纷披舒曼的青荇
浣衣女漂荡的秀发里
还会演绎出徐志摩摄人心魄的歌声

你的梦境里飘动着温醇的风
那里的人们
言语和善、笑容真诚
没有诋毁、构陷和羁绊
更没有战火、暴力和血腥
那里的大豆偎依着大豆
高粱挽扶着高粱
在风的和煦里
到处都洋溢着
至纯至善的本真

无意间撞入了你的梦
你的梦迷了我的双眸
醉了我的灵魂
夜蛩唧唧，蝉蛩竞鸣
窗纱透过曦天的澄明
惺忪梦眼，梦眼惺忪
原来你的情
只是我情中的情
你的梦，也只是我梦里的梦

发光体

邓兆文

太阳不愧是万物的主宰
它一打瞌睡，就把天空拉黑
醒过来，又伸出千万只手
把夜幕撕得粉碎

它就是这样
每天颠倒是非
黑白，左右着世界
仿佛永远在犯错，又知错即改

蜡烛、灯、萤火虫
哪一个发光体不是如此？
只是发出的光
过于暗淡，渺小人，也是
然，只要能发光
愿意照亮世界
就足够了

人间



图为夜幕下的朝阳街

穿越茫茫夜色

文字/鲁从娟
摄影/孙金忠

意，心里却有几分舒爽。看看手机，已经0点45分。白天为稻粱谋，傍晚回家与锅碗瓢盆叮叮当当亲密一阵子，还有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家务活儿，无休无止。待收拾利落，坐下来读几页书，码几行字，10点钟左右，上下眼皮便开始不争气地打架。倦意来袭，当务之急便是关掉电脑睡觉。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永远也成不了“大作家”，因为那些知名的大作家，哪个不是通宵码字？

已是凌晨，我似乎神经紊乱，双眼滴溜滑，毫无倦意。对面的楼上，还有三五家亮着灯，他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热得睡不着？我家对面那户人家天生能熬夜，我和先生都见证过，夜里总能看到那家亮着明晃晃的灯。

远处几排楼上，也有零星灯光。这个时间，人们大多都已进入梦乡，超市也拉下卷帘门，结束了一天的繁忙。

经营超市的是一对三十多岁的小夫妻，他们去年开春才盘下这家超市。超市的上一任主人，是一对中年夫妻，两人都人高马大，很有夫妻相，脾气也都生硬得很。有一次我打算去外甥家，先到超市买点零食给孩子，寻寻觅觅老半天找不到所需之物，就问：“请问旺旺雪饼在哪？”那个高出我一头的健壮女老板冷冷地用手往货架最上面指，惜字如金。我踮着脚尖，连抓带挠弄下来一袋，她站在那里稳如泰山，一直到结账嘴巴都紧闭着，笑容好像从不在她的脸上绽放过。

干了不到两年，生意衰败，超市就被现在这对小夫妻盘了下来。别看年纪小，这小两口真会来事，天天喜眉喜眼的，看谁都笑意盈盈。小夫妻多种经营，又增添了馒头面条、水果蔬菜、豆腐、豆腐皮、豆芽、猪血等，都是居家过日子的刚需。今年春，又引进某品牌的冷鲜肉。小媳妇的爹是附近村里的，园里种的什么菜，都拿到超市门口来卖，什么大葱、土豆、豆角、芸豆、茄子，都是应季的，特受小区居民欢迎。近些日子，天天卖桃子，有血桃、扁桃，还有葫芦梨。俗话说，隔夜不贩

皆大欢喜。有位送鲜羊奶的大叔，每天下午把一袋袋羊奶挂在超市门口墙上的一排钉子上。今年春，我订了一个月的羊奶，结果没喝满月就被羊膻味给顶倒了。送羊奶的大叔神龙见首不见尾，我只见过他一次，竟然没留个电话。去找商店小伙商量这事，小伙说，大叔下午来送羊奶，我和他说这事。就这么简单，退回来四十多元钱，我全部在超市消费了，再加一个小西瓜，再续上十几元。

那家快递驿站，这个点也收工了。这也是个夫妻店，两口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收发快递，还搞团购，水果、蔬菜、面包、零食等应有尽有。我一般不在群里接龙，过去拿快递的时候，看好了什么东西，就随手买点。我在这里买过南瓜、地瓜、大青萝卜、土豆、榴莲，这些东西沉甸甸的，离家近携带方便。男人风风火火开着车拉货送货，几乎不着店，女人忙不过来，把婆婆从老家叫来帮忙。她的儿子11岁了，胖墩墩的，放了暑假也在店里干活，帮着取件，卖货，有板有眼，小大人似的。每天晚上10点左右，临睡前我都会来阳台前伸伸胳膊，伸伸懒腰，看看夜色，每次都能看见快递驿站灯火通明，两口子还在进进出出忙碌着，真是拼命三郎！

拐角处那家“绿景商店”开得早，小区刚建成，这家商店就来安营扎寨了，前后几经易主，最后被这个身材苗条的女子接手。她经营的时间最长，有四五年的光景。女子自己干，男的外面上班，多年来也没见过几次。这个女子属于云淡风轻的那种，别家店都干得风生水起，她自岿然不动，就经营简单的日常所需。不止一人劝她开拓生意，接收快递或再增加些商品，可女子说，够吃够喝就行了，活几辈子啊！

绿景商店门口宽敞，一年到头有一堆闲人坐在那里聊家常。旁边还有一桌打扑克的，有老年人，也有年轻一点的，一年到头，风雨无阻，别说炎热的夏天了，即使冬天飘着雪花，他们仍然坚守岗位，意志力相当坚强。有时候，我挺羨